

俗丹丹

鉛鉛

續雜

言錄錄





錄 雜 鉛 丹

撰 慎 楊

吳郡顧其志、作攬茝微言、具載升菴以丹鉛名錄之義、謂中古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以鉛爲卷軸、升菴名在赤籍、故寄意於此、然則是書之作、其在先生入滇以後乎、觀其名、可照其志矣、攷先生著書目錄中、以丹鉛命名者、凡十種、有丹鉛錄、總錄、要錄、摘錄、閏錄、餘錄、續錄、別錄、贅錄、等名、而丹鉛雜錄、人多未之見、所見說郛、則寥寥數頁而已、余家舊有雜錄十卷、其書不名一體、大率皆記註文字、筆之於篇、故曰雜也、獨恨焦竑升菴外集之刻、意在表章升菴、而擇之不精、遂至以雜錄之半、闌入字學中、不知所謂字學者、皆升菴韻書、如轉注古音之類、非可以雜錄混之也、余故取家藏本、急芟之、以正蕉氏之譌、而並撫丹鉛命名之意於簡端、童山李調元序。

丹鉛雜錄卷一

明 成都 楊 慎 撰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臚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遁爲嬖容管鼎一鑿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禮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疾行利者以之其流最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元之注擅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樓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元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怒凋于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元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太元非擬易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元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鬪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鬪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鬪天總。文字尤奇。

螻蛄蝸蟬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在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蝸蟬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喙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喬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鬼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今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趯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趯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趯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趯曲名村里趯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趯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

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洒客酬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踣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褻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覘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蠱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竟冕巍峩。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擲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宏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尨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卽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王。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安之待秦檜。侂冑。

